

GJWTCKYC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日本 新保守主义

[日] 浅井基文 著 刘建平 译 林代昭 校

新华出版社

0100503

D731.341

1

日本新保守主义

日本の新保守主義

(日) 浅井基文 著

刘建平 译 林代昭 校

240156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新保守主义/ (日) 浅井基文著; 刘建平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12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ISBN 7-5011-4306-4

I. 日… II. ①浅… ②刘… III. 新保守主义-日本
IV. 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7847 号

日本新保守主义

(日) 浅井基文著 刘建平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38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011-4306-4/D·690 定价: 14.00 元

目 录

序 章 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改革派·新保守主义	(1)
第一章 日本周边的国际环境	(12)
一、新保守主义者军事“贡献”论的根源	
——“苏联威胁的替代物”	(13)
“苏联威胁”论的消失	(13)
苏联威胁的替代物——“地区不安定因素”	(15)
二、新保守主义者军事“贡献”论的根源	
——美国的战略调整	(21)
同盟国分担体制	(22)
联合国的重新评价和利用	(24)
三、美国的战略中存在的问题	(26)
美国的战略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26)
克林顿政权的对策	(32)
四、非军事问题的绝对重要性	
——军事“贡献”论者故意忽视的因素	(36)

第二章 日本战后保守政治的本质与应付国际环境变化的对策	(43)
一、冷战体制下日本的地位	(44)
二、保守政治对冷战体制的适应	(48)
放弃外交上的灵活多样性	(48)
宪法之和平主义理念的空洞化	(51)
三、冷战终结后的对策	(57)
第三章 小泽一郎的“改革”理论	(60)
一、小泽思想的原点	(61)
初期的思想和认识	(62)
作为政治家的基本感觉	(69)
二、小泽对于日本政治的认识	(78)
三、小泽对国际形势的认识	(94)
四、小泽关于日本国际角色的主张	(112)
五、小泽调查会的建议——小泽的主张和理论	(134)
补论：小泽关于建议书的补充说明	(144)
日本参与国际社会的方式	(144)
关于军事性的“国际贡献”	(149)
六、对国内政治的看法	(156)
第四章 各种各样的“改革”论	(176)
一、除小泽以外的其他“改革”论	(176)
新的政治集团	(177)
原有政党的动态	(185)

二、各种“改革”论的动向·····	(192)
三、各种“改革”论的目标·····	(205)
终 章 批判新保守主义·····	(220)
一、日本的发展方向——検証日本军事 “贡献”论的论据·····	(220)
二、国际环境与宪法：从国际政治角度的 考察·····	(228)

序 章 冷战后的国际形势· 改革派·新保守主义

迫于国际形势重新认识日本的发展方向

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真可谓发生了难以形容的激烈变动。以80年代后期令人压抑的美苏冷战体制消解以后的国际形势，我们当然地对未来抱有欣然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持之未久，由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引发的海湾危机与战争足足地急剧动摇了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感。不仅如此，这一事件还把日本究竟应当怎样参与国际社会的问题具体而且不容回避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日本的生存依赖于中东的石油，因此本来就不可能选择置身事外的立场。然而问题并不止这么轻松。美国要求同盟国、友好国家以及联合国共同采取行动以武力对付伊拉克，而且也向日本征求协调；这使得我们面临了一个难题，即我们没有形成基于民意的对这一征求的回答。大致说来，问题有三个。

国际军事力量的行使与日本

首先，当发生严重的国际纠纷而且无论如何必须考虑使用武力的时候，作为坚持和平主义理念的日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更具体地说，当发生了“反对战争”、“应该以对话解决争端”之类的呼吁无能为力的情况，作为日本究竟怎么办？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即便遭到严厉的国际批判亦不为所动，竟然敢于犯下剥夺他国独立这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见的暴行，而且一点也看不到萨达姆·侯赛因诚实地尝试政治解决的态度。实际可能是这样，如果国际社会袖手旁观的话，违反国际法的侵略、吞并行为就会成为既成事实了。面临如此严峻的事态，仅仅呼吁“反对战争”则无济于事的问题对我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再延长经济制裁”之类的批评于国际间也难以成立；因为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所以产生效果，是由于所谓多国部队实行了严厉的海上封锁，总之是由于动用了军事力量所致。如果不伴以军事力量实施海上封锁，经济制裁是难于很快见效的，联合国因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进行制裁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这类情况发生时，现今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大国的日本会被要求作出怎样的反应。在迄今的国际关系中，且不论好坏，大国和中小国

家被区别对待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国际关系，大国的一举一动都要发生影响，而中小国家除非团结行动否则是难于奏效的。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战后初期的小国日本了，而且像海湾危机这样其结果如何显然对国际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情况，日本之有所行动与否以及如何行动都已经不单是日本的问题了。

我们在海湾危机和战争中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日本如何处理与联合国的关系，因为它即使是勉勉强强但仍然要以国际武装行动为中心采取措施。在日本国内，联合国宪章和日本宪法之和平目标基本一致这种理解是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尽管联合国宪章也明确规定有采取军事性强制措施的情况（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由于在美苏两雄的长期对立之中没有对于国际纠纷行使强制武力的现实机会，这一矛盾被掩盖下来了。然而，美苏冷战结束而国际纠纷并未消失；面临这种状况，对联合国的军事强制行动表现出高度的关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作为现实，当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批准后组织对伊拉克的国际军事行动时，一直坚持“联合国中心主义”的日本则不得不直面它与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之相违而造成的两难选择了。

三个问题与宪法

海湾危机以来，政府、自民党顽固地逼迫国民回答：面对伊拉克的侵略无所作为能行吗？能仅仅出钱

吗？不与联合国协力的“一国和平主义”能应付国际间的批评吗？遗憾的是，站在历来的和平主义立场上看，我不认为有了能让多数国民理解、很具说服力的答案。

必须坦率地承认，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对于一直着重于维护宪法之和平主义的人们来说是困难的，而对于把宪法之和平主义看作累赘的人们来说则简单。

首先，对于维护宪法之和平主义的多数人来说，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诉诸武力的想法本来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这当然是因为，宪法所揭示的和平主义乃基于痛切反省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给国际社会造成涂炭之苦的立场并表明不再重犯之决心的标志。只要坚持以这种反省为基础，无论以何种形式，日本毕竟是不能考虑使用武力的。

况且，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如何面对这种问题、作为大国的日本应该怎么办之类的想法也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究其原因，战后的多数国民之所以接受和平主义，是由于战前的军国主义国家让他们饱受了无谓之痛苦；很多人甚至抱有想都不愿想国家的心情。

另外，一直被看作是和平象征的联合国要求日本参加国际军事行动（至少不能否定是采取了这种形式），此事本身只能让多数国民感到困惑；这是因为国民对联合国寄予着一种朴素的信赖，即它是与暴力无涉的和平使者。而也正是因为国民心目中有这样一个联合国，“联合国中心主义”的说法才一直得到理解。

以上三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如果在今天有意彻底发扬宪法之和平主义理念的话，给这些问题以令内外信服的回答则是对国民、对国际社会应负的当然义务。对此，我已经在其他的机会作出我的努力了（可参考岩波书店出版的《“国际贡献”与日本》和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的《吾之和平外交论》等）。

三个问题与小泽一郎

那么，以宪法之和平主义为累赘的一方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呢？直言不讳地说，海湾危机和战争简直被看作“神风”一般了。当然，海部内阁的对应一开始并非十分明确，勿宁说是给人以受惊了的感觉。然而，在当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掌握主导权作出反应之后，局面便为之一变。小泽对上述三个问题表示明确的态度，有力地引导着国内的议论。

小泽的想法将在第三章详细介绍，但在此先把小泽的基本想法及其展开思想时他所表现的独特技术给以说明。这是因为，在小泽的想法、主张里存在着自有其正当性或者至少是令人不得不深思的部分之类难以对付的问题。也就是说，听者一方若没有坚定的判断基准，无意中便会陷入小泽预设的诡辩之中从而被他的结论所牵引。由于维护宪法之和平主义的一方没有能够坚决地批判小泽的主张，很多国民反而被小泽的主张拖着走；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了上述的判断。

小泽首先认为，应该承认在国际纠纷中有时的情况是国际社会不以军事手段解决是无济于事的。他进而主张，日本作为一个大国是不能够置身于这种国际军事努力之外的，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就是“一国和平主义”，既为大国的日本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此。他还得出结论说，上述国际武装力量的行使如果是通过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坚持“联合国中心主义”的日本当然应该积极参与。他还以他自己对宪法所作的解释即“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军事行动与宪法第九条所禁止的武力行使并不抵触”来给其结论提供根据。

为什么他这种议论成为可能？简单地说，以为小泽也忠实于宪法之和平主义的人们在几个方面完全没有站稳立场。对于以传统的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观点分析国际关系的人来说，行使军事力量并不是应该有什么犹豫的事，而如果是大国则当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况且，这种国际军事行动得到联合国的批准，那么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小泽一开始就注意到联合国规定了行使武力的可能性。他甚至会有兴趣地夹杂着挖苦来质问，如果护宪派一直认为联合国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目标方向一致的话，为什么要单单否定行使武装力量这一点呢？

小泽的议论风格

在检讨小泽的主张、想法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是必

须考虑的，那就是关于他独特的议论展开方式。当然详细的讨论将在第三章进行，这里只是很简单地想理出那些可称为要点的部分。大致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一流的三段论法。首先他指出谁都同意的东西（第一段），例如他与宪法拥护论者一样积极地承认“持久和平是日本国民的愿望”。然而在其第二段他则强调，所期望的和平以迄今的思考方法也就是彻底的非军事思想是不能实现的。然后便顺序下来进行第三段，即可归结为以军事手段维持和平的小泽主张了。

识破小泽这种三段论法之诡辩的关键在于第二段。的确，国内拥护宪法之立场有着强烈的情感根据，即要维护现在的和平状态而过去被军国主义拖入战争的日本人再也不愿意重复那种悲惨的经历了。不过，现在日本作为经济大国从而占有重要国际地位，在国际关系中其言论动向也自然地受到关注。在海湾战争、柬埔寨问题上，仅仅根据上述感情来反对日本的军事参与，就容易受到“只求自己独善其身而不关心他人如何能行吗”之类的批判。小泽正是这样攻击宪法拥护者的致命之处的，他看准对于这种指责的露怯之态，第三段便指出其结论。如此，多数的国民就不由得被“大致如此吧”之类的精神状态所左右了。

如果注意不落入小泽第二段议论中隐藏着的圈套，也就不会那么简单地让他得出第三段的结论。比如，就迄今发生的事例来说，我们之所以要维护宪法之和平主

义并不仅仅是由于不愿再沦为战争受害者的心情，更由于有着不再行使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日本坚持以非军事形式对国际和平作出贡献的强大决心。另一方面，没有坚持这种决心和方向的是战后自民党政治，厚颜无耻地实行“只求自己独善其身而不关心他人如何”之“一国和平主义”的也只是自民党政治而已。

在这一问题被国际间质问的现在，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必须是得出这样的第二段议论，即全心全意致力于至今未得实践的以非军事手段实现国际和平的事业。只要牢牢地坚持这一点我们便立刻可以辩明，小泽的第三段结论是不能得出来的。

再者，就识破小泽议论之诡辩来说有一点是希望人们认识清楚的，那就是遇到对于自己不利的论点小泽总是尽可能地绕开或者是被对手攻到这一点时就轻巧地闪开，然后努力往自己得意的论点方面偷换话题。因此，我称之为“变色龙”。

这里我介绍一下我与小泽对谈时的一点经验（关于对谈的内容可参见第三章），是关于日本“一国和平主义”问题的。我从小泽过去的言论中了解到，他说过虽然是间接地但承认正是战后的自民党政治本身才是“一国和平主义”的元凶首恶。然而，他却只是大肆强调什么存在于国民中间的“一国和平主义”才是今天之日本受到国际批评的原因。总之，只强调国民也受到非难这一感觉得意之点，而于自己不利之点则隐藏起来了。

但我却认真地指出了这一点。结果小泽说，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的是美国，日本“渡过了非常幸运的半个世纪”，“所以我认为大多数国民抱有如此下去已没有出路的不安。”此话的巧妙之处在于，对战后保守政治之下的积极面（小泽认为的）加以强调，而对于其消极面（自民党政治乃“一国和平主义”的首恶）则不予正面承认。而且，尽管小泽一直沉浸于这种保守政治，但他以强调国民中间发生变化的形式非常出色地表现其由所谓“守旧派”向“改革派”改头换面的敏捷。

作为我们，只要清楚地了解小泽尽可能要回避的于其不利之点，便可以明白他的多数议论实际上是充满了欺骗。这里要再次说明，小泽第一段所指出的（相当于现状认识部分）多有其正确性；如果读了第三章便会明白，我多次作出了“事实认知正确”之类的评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他的全部主张。相反，正如我在此所指出的，为了不被小泽之流的议论方法所欺骗，我的意图是让读者想到他最初的事实认知是正确的。总之，当我指出“事实认知正确”时，希望能被作为其第二段、第三段中隐含诡计之预警来理解。

“改革派”即“新保守主义”的特征

最后讨论一下小泽以“改革派”自命而将过去自民党的多数称为“守旧派”之截然划分的问题。第四章论

及的各种政治动向所共同的一点是，出于强调自己的目标与过去自民党政治的区别之情绪，从以社会党为母体产生的“天狼星”会到“日本新党”，都在主张所谓的“改革”。而且，他们都关注着小泽今后的政治行动。那么，小泽的“改革”论与过去的保守政治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论点的详细分析将在第三章中进行，但我确实认为小泽的主张与过去的保守政治有异质之处，其重要内容至少有三点。第一点是主张修改宪法，但日本今后要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军事力量行使活动。在被认为是战后保守主流的派别那里，对于修改宪法一直保持其慎重的姿态。与之相反，小泽等人则对于修改认为妨碍日本参与国际性军事力量行使活动的宪法第九条表现出特别的积极。

第二点是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即自认为日本已经成为可以参与行使国际性军事力量活动的大国了。在过去的保守政治那里，对于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国际地位在提高的自信增大，这是很明显的；但即便如此，也总是把重点放在以“西方国家一员”的身份保持与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协调上。而小泽的引人注目之处则在于他主张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今后要坚定地作为政治、军事大国来行动。

第三点也与上述有所关连，就是表现出不将对美关系视为绝对的态度。过去的保守政治可以说是自明的亲

美路线，此乃日本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然而在小泽那里，虽然也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但对其重要性并不以为然，而是坚持表示对于日本来说美国仅作为数种外交选择之一来考虑并给予其位置。因此当美国不讲道理的时候，与之正面对抗的姿态就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不过，对于认识“改革派”主张之性质来说，最重要的是如小泽所说“我们现在的行动是体制内改革运动”，也就是说他是坚持在保守政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的。而且必须指出，在以上三点中，如其与传统保守政治相异的内容所表明的，所谓“改革派”甚至比过去的保守主义更加保守、更加反动。基于这种意义，我在下面不使用小泽等人喜欢用的“改革派”之用辞，而以“新保守主义”的术语将他们一并加以分析。